

<<奇书·新聊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奇书·新聊斋>>

13位ISBN编号：9787539934815

10位ISBN编号：7539934816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江苏文艺出版社

作者：井上三尺

页数：2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沈部尉以手支额，眼皮愈加沉重。
两眼盯着那盏灯烛，只觉它的影子越来越多，越来越暗。
窗外一阵风过，不由打了几个冷战。
那寒风来得古怪，定睛看时，仿佛实有影迹。
像是条细细的灰蓝色河流，从天上泻到案前。
灰雾中浮着一叶扁舟，拇指大小，桨橹桅帆，一应俱全。

部尉心想：我这该是在做梦罢。

小船打了三个盘旋，再不动弹。

似乎有女子嗓音在他耳畔细声细气地说道：“久候尊驾已多日，请登舟一观。

”他心神一阵恍惚。

转眼间，指甲盖大的小木船变得如同寻常船只。

那风雾亦化做天河，蜿蜒如蛇。

银浪拍岸声，径自不止。

沈白阳四下环顾，见不到人影，也不知这是什么所在。

他好奇心起，提足登舟。

帆船便似有人掌舵般，顺风疾驰。

再过片刻，城隍小庙缩做夜色下的光点，很快就看不到了。

作者简介

井上三尺，女，湖北武汉人，满族蓝旗。

喜清静，爱香茗、嗜书、好画、摄影、设计、旅行，清静闲人一名。

现已出版作品主要有短篇集《奇书》。

网络连载长篇《完美世界前传》之《人鱼传说》，短篇《一起去看玄妙的雪》等。

书籍目录

序言壹：红绡贰：画皮叁：丽冢肆：青鬼伍：杀莲陆：桃金娘柒：铸剑师之女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伏击 狼虎谷，峻岭崇山，满目森然；危崖障壁，如戈似戟；气象肃杀，无不令异乡过客悚栗，因此罕有人至。

阿又打个呵欠，略有困意。

自午后至此，到夕阳西下，通齐州的山路依旧毫无动静。

飞天夜叉皆密藏于树冠，彼此嗫嚅私语，颇为不耐。

盘坐在左的飞僵，绿眸白鬃，目露凶光。

它嘴里咀嚼着一根大腿骨，啧啧有声。

阿又耳里听着，心生厌恶，甩手赏了那怪物一巴掌，喝道：“吐出来！”

夜叉畏缩片刻，努起嘴，“噗”地将东西吐出，重新蜷体蛰伏在他身侧。

正当此际，车轮辘辘，六匹快马、三辆大车自西向驰来。

阿又朝下观望，头一辆和末一辆都极为寻常，中间一乘却漆了红漆，很是堂皇，大不像普通人家的座驾。

他揣度，这便是今天要等的人。

于是拈弓搭箭，照准那匹栗色马，当头一箭。

那畜生长嘶一声，仆倒在地。

马车颠得几颠，撞上了道旁雪松。

下边的人方寸大乱，只听有人嚷道：“有贼！”

立刻有扈从打扮的二三十人手持刀剑跳下车，团团护住红漆的大车。

阿又厉声呼啸，夹道伺伏的怪物，倾巢而出，朝他们扑去。

飞僵力大如熊，性好嗜血，非雷击不灭。

那些人绝没料到遭遇的居然不是强盗，而是鬼怪，骇然变色。

阿又隐在树梢，接连放箭，撂倒为首四人。

这些人虽也勇悍，但哪是怪物对手？

没多大工夫，死的死，伤的伤，惨号兀自不绝于耳。

飞僵逞凶性，大啖其肉，将内脏扯得到处都是。

要不是阿又喝止，那些人早已尸骨无存了。

两头白毛怪物似乎还不尽兴，齐齐将那辆马车扛起，又猛地往地下一摔。

车子轰然塌掉半边，阿又耳力好，似乎听到车内有个女子惊叫了一声。

少年有点意外。

经年来这条路上已经少有人敢孤身犯险，外头管狼虎谷叫“斩首山谷”，他替将军捕获血食也有十年时间，怎么还会有人这样不信邪，偏要拿性命做儿戏呢？

想到这里，他驱退夜叉，收起长弓，走到车前。

甫一碰到车门，就有团毛茸茸的东西当面飞来。

少年躲闪不及，双颊被抓得鲜血淋漓。

车内人趁乱拔足狂奔，但飞天夜叉张牙舞爪地截住她的去路。

那女子从没见过这等阵仗，尖叫一声，不敢动了。

阿又揪下脸上的白猫，这才看清了她的相貌——原来还是个年方及笄的小姑娘。

她退了两步，涩声道：“你想怎么样？”

阿又略为失望，说道：“我想这样。”

话音未落，少年忽然欺近身，在她后脖子上一敲。

小姑娘没防备，中招倒地，晕了过去。

他向夜叉吩咐道：“收拾收拾，活的带走。”

怪物们得令，各自分头行动，井然有序。

肢解的肢解，扛尸的扛尸，将马车付之一炬。

顷刻之间，黑烟滚滚。

<<奇书·新聊斋>>

少年单膝跪地，俯身察看。

女孩呼吸匀称，没有受伤。

她衣着华丽，形容清秀。

纵然未及长成，但已现娟丽。

明阿又出了会儿神，心想，要是妹妹还活着，大概该到这样的年纪了。

他这么一转念，就不大忍心下手。

忽然间有磷光闪闪，飞僵见了，忙不迭匍匐在地。

只见林中钻出十几名青衫白袖的垂髻侍女，手提纱笼，徐徐行来。

后边跟了一乘轿子，没有人抬，浮在空中，自行移动，瞧着好不诡异。

阿又不敢怠慢，转身跪倒，手里偷偷抹了一把泥，涂在那姑娘脸上。

轿子到得跟前，凝住不动。

里头有个女子慵懒娇媚的声音，询道：“阿又何在？”

”少年垂首回答：“恭迎夫人鸾驾。”

”“听说你捉到一个小丫头，我那里少人差遣，你将她脸抬起来我瞧瞧。”

”他轻轻提起小姑娘头发。

这时候，她脸上泥污满布，且有溃烂疮疤，十分难看。

轿里人看了，反而点点头，仿佛很满意，随即吩咐带走。

少年将小姑娘身躯一提，摞在肩头，犹如扛了条面口袋相似。

后头随驾的怪物，赶着马匹，前拉后推，皆驰离山径。

少年自狐裘中取出银针，掷在地下，喊声：“开！”

”原本茂密的树林退到左右两侧，让出一条大路。

尽头断崖，从中一裂为二，如同门扉般轰然开启。

后面直入云端的城池巍然耸立，上书“太阳府”三个大字。

城门绞索吊起，少年等人径入城中后，断崖缓缓合拢，依旧还原成光滑如镜的峭壁。

山城内又是另一番光景，布置格局倒像是仿长安所建，因此也有人私下称之为“小长安”。

这座山中城池以地河贯道，十方通津。

廊桥飞架于市，纵横交错，几如迷宫。

先有街市，人声鼎沸，往来商旅络绎不绝。

骏溪两替，五坊左右。

既有酒肉飘香，不乏丝竹盈耳。

及至入中城后，眼界更开，高楼渐增，鳞次栉比。

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既有碧睛红髻的胡人，也有人身畜首的妖怪。

或老或少，或美或丑，相貌不类常人，不一而足。

阿?早已经见怪不怪。

人们见到轿子，纷纷让路，不敢以目视之。

少年执礼甚恭，直将夫人送到宅邸。

远远抬头望去，好一栋接天攘日的琼楼华宇。

此楼有三十三层，匾额上是两个烫金的大字——“清凉”。

外面飞檐画栋，富丽堂皇，里头嶙峋怪石，曲径通幽。

阳台上，优伶歌姬迎来送往。

等到吐蕊夫人落轿后，少年才招招手，呼来一位倚门卖俏的女郎。

那女郎年纪已过双十，衣着红衫，嘴里叼了杆水烟。

她看到阿又背上背的姑娘后，冷冷地道：“这么难看，我们可不收。”

”明阿又将小女孩抱下来，交给随从，向她说道：“不是叫她入行，夫人要个使唤丫头。

在你这里暂放两天，等我调教好了，就送走。”

”红衫女郎待要走近，又闻到一股血腥味。

<<奇书·新聊斋>>

她蹙起眉，捏着鼻子，斥道：“以后在外头办完事，别上我这儿来，脏死了！”

少年微微一笑，不以为忤。

他低声问道：“老头子回来没有？”

女郎拿手暗暗一指，丢个眼色，“正等你过去呢。”

他气色不好，你仔细着吧。

少年略点了点头，拢起狐裘，朝内走去。

清凉殿顶上五层，向来不准轻造。

每隔十步，必有威风凛凛的金甲侍卫随伺在侧。

如若不是阿又清楚底细，大概会将这里当做皇宫大内。

只听里头有个苍老冷峻的声音说道：“进来。”

明阿又这才启扉而入。

犹记当年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

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阑干看落晖。

这首诗直接题在粉壁上，虽未署名，但少年一眼就认出将军的笔迹，不禁心内歆歔。

前两句笔力苍劲，纵横淋漓，直迫眉睫。

后转折之间，魄力不减。

只于末尾一句，无论词句还是落笔均有愈态，绝不类先前的恣意狂放。

将军人在纱屏后，几上卷宗堆积如山，背后高悬龙泉宝剑。

他掷下笔墨，投在画屏上的影子略微动得一动，“有什么斩获？”

明阿又恭恭敬敬地回答：“二十三人，死伤各减一半。”

还有个丫头，被夫人要走了。

将军又道：“城内情形如何？”

少年不敢隐瞒，只好说道：“盗宝之人纠集余党，累月之中三次攻城。”

现在山下扎营，似乎来意不善。

将军沉吟半晌，过了会儿，才漫不经心地吩咐道：“我走之后，这里事事都要交给你办，你往返奔波，兼顾不来。”

从今往后，外面的事不要管，我会另外派人。

这段时间给我待在清凉殿，哪里也不要去。

阿又听罢，脸色一变，知道这分明是对自己起了疑忌。

将军城府极深，猜忌心重，如若辩解，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那将军又道：“夫人那边小心伺候，如有差错，我不饶你。下去吧！”

少年无奈，只好诺诺而退。

走到门前时，屏后人忽然启口，“我知你心有不甘。”

你是聪明人，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以后有的是机会。

太阴府是将军的地界，既不属山魅管，又不属精灵辖。

前后方圆七百里，不通天不入地，收四方游魂野鬼，花精柳怪。

将军有阴兵十万，府界内，他的话有如圣令。

明阿又在太阴府内可算将军的左膀右臂，颇受倚重。

不说风光无限，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手握实权。

便是将军的宠妾吐蕊夫人，也要敬他三分。

如今他一朝失宠，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昔日，少年为将军清除异己，树敌甚多，所以大不得人心。

如今，就连清凉殿的下等使唤佣人，见了他面，似乎也不类平日里的笑脸逢迎。

“宝锦，拿酒来。”

阿又高声喝道。

那日的红装女郎“呸”了一口，颇为不耐，道：“喝死你拉倒！”

<<奇书·新聊斋>>

”言罢，只听一阵女子娇笑，玉手挥弦，莺声裂帛，下流小调不绝于耳。

等得半晌，却始终不见有人答理。

少年心道，当日我得势时，待你们也算不错，现在这般脸色，变得未免太快了些吧？

他正烦躁时，哪知却有人门也不敲，便大大咧咧地闯将入内。

花名叫做宝锦的美貌女郎二话不说，把他胳膊一拉，恼恨道：“你可给我惹的麻烦——还记不记得五天前放在这儿的丫头？”

”他“啊”一声，问道：“她怎么了？”

”“她快死了！”

你马上给我领走，总不能死在这里。

不然客人不嫌犯忌讳么？”

”要不是有人提醒，少年还真把这档子事忘到脑后去了。

原来那小姑娘性情刚烈，自从到这里，便开始绝食，不吃不喝已经几天时间。

少年随宝锦下到西厢。

小姑娘瞧他进来，情不自禁地将肩膀一缩，脸上掠过几分惧意。

明阿又道：“为什么不吃东西？”

”她毫不答理，转过头去。

少年不由得微微冷笑，说道：“我看你死不了。”

骨头硬的男人我见多了，女人连一个都没有。

”小姑娘仍不答言，脸上却有怒容。

他双手抱胸，悠然道：“小姑娘，你不敢看我，莫不是在怕我？”

”“我怕你什么！”

”她说，坐起身来，“我有什么可害怕的！”

”“既然你不怕，那么我问你，我杀了那么多护送你的人，就算他们不是你的亲朋好友，总是为你丧命。

你不能替他们报仇，对不对得起人家？”

”小姑娘想了一想，倒还聪明，摇了摇头。

“那么你要是死了，谁还能替他们报仇？”

她又沉吟片刻，再摇了摇头，似乎若有所思。

明阿又接着说道：“你死了以后，别说报仇的机会，连眼泪也不会有人为你流半滴。

你的父母家人，更不会知道你去了哪里。”

”她犹豫了一会儿，终于长长叹息。

少年见她似有悔意，松了口气，俯身将饭菜桌上往她跟前一推。

说时迟，那时快，白光一闪，一柄一尺来长、精光闪闪的匕首插进他胸口，直没至柄。

那姑娘一击得手，倒是怔了一怔，没想到会这么容易。

少年也是活该自己疏忽大意，全没料到她会猝起发难，血渍顷刻间浸透皂衫。

谁知阿又却皱一皱眉，反手一拨，任那伤口流血，似乎浑不在意。

“真有你的，这件衣服可刚刚洗过。”

”这回轮到小姑娘脸色发白了。

她先是惊愕，而后不禁惧怕起来，颤声说道：“你……你……你到底是不是人？”

”“太阴府内这些男女老少，除了你之外，连一个活人都没有。”

”说罢，他瞅了一眼匕首，上面刻着“杨朝烟”三个篆字。

“你姓杨？”

”他将匕首轻轻掷到地板上，笑道：“另外，用这种方法是杀不了我的。”

”那姑娘目瞪口呆。

少年闭上门，偷偷对等在一旁的宝锦嘱咐：“打明天起，派她去伙房做事。”

”宝锦拿指头朝他一戳，嫣然笑道：“怎么又不怜香惜玉了？”

”这真是座怪异的城池。

杨朝烟浸在冷水里的手被冻得通红。

她这边一刻不停地洗着盘子，更多的杯盘碗盏正从墙上斜开的方孔中滑进来。

小姑娘抹了抹额角，觉得三天里几乎把三辈子该干的活全干了。

只是一愣神的工夫，脏盘子又堆得如同小山一样高。

小姑娘瞧着眼晕，有气无力地靠坐到窗边。

天空中各式各样的东西飞来飞去，有时候是祥光，有时候是云朵，有时候是草龙，甚至连长了两对翅膀的猢猻和三个脑袋的狮子都出现过。

头一天，杨朝烟就曾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天上，足有半个时辰，才被人一巴掌拍醒。

至于这座城市中往来之人，那就更加稀奇。

她被使唤到厢房中的时候，要么迎头撞上牛头人身的官人，不然就是人面狐尾的戏子。

有的尚通人言，有的却只讲兽语。

她自问从前大江南北去过不少地方，也不算孤陋寡闻，这一次，若将此番遭际说与人听，只怕谁都不肯相信。

清凉殿中有女有男，女的亦分三六九等，好像烟花巷内的秦楼楚馆一般，个个浓妆艳抹，能歌善舞。

这里每日射覆行令，琵琶争春，热闹非凡。

编辑推荐

非王小波不能比的鬼才作品，非徐克不能拍的华丽丝怪，山魅青鬼，丽冢佳人，倩女幽魂，跌宕华丽，悦读纪古风馆系列首部“幻”字辈大作，传续《聊斋志异》的奇瑰惊艳。

《奇书》的行文充满睿智的艰涩古韵，能让每一个够胆进去的人对志怪传奇的厚重精巧、意蕴高深骇然而惊。

敢推出这样一本书，是因为我们对本土奇幻文学，对读者的绝对信任，是因为他们从未让我们失望过。

——编辑 椽椽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